# 嘉慶湖北通志檢存稿

#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七

湖北通志檢存稿四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 陶葉張汪四節婦傳

艾氏四川什邡艾棨女前明興國陶𤕤妾也𤕤爲縣竹知縣納之後房初陶娶於黃無子而妒陶納妾吳生子數歲黃陽愛之因勸陶再納其兄女黃女性悍而妖欲以奪吳寵也陶擕二妾至縣竹果不相能黃亦尋至姑姪以計酖兒陶知之莫如之何第遣與俱歸遂嫁吳爲農家婦陶又納艾艾年始十七端好寡言笑有寵於陶後陶遷姚安通判擕艾過家與二黃異居二黃恨之已

陶貶官福建獨攜艾往黃愈不能平嗾其姪往制之艾即退處一室曰寧絕吾進御毋使官廨有惡聲污主君名陶已踰五十無嗣鬱憤而死黃妾恬不為哀第自括其裝資為再適計艾獨撫棺哭七日夜不食死死日屬其從者曰吾從主君地下無恨矣大婦恨未已葬之盆道三年大婦以惡疾死知州楊仁甫始遷艾合葬於陶

王氏雲南王松雲女威寧府通判江夏葉方璁妾也年十五侍葉官舍次年生子體仁甫四月方璁卒官舍無親屬橐無餘積王脫簪珥鬻嫁衣裳歸喪數千里惟一老僕攜孤扶櫬遠道行程水陸頓遞部署井井歸事方璁母極孝奉嫡盡敬禮體仁長教之力學乾隆庚午舉

於鄉歷官淑州知府王封荼人乾隆二十七年　旌

李氏竹山縣武舉張廷儒妾也生長揚州知書通大義未字而父母兄弟俱喪貧無所依適廷儒官徐州衛領運千總納爲小妻事廷儒母郭及大婦王能孝以順廷儒又納妾郝氏李友愛之當廷儒出運母妻相繼亡李書告廷儒請留郝官署而身奉君姑與嫡柩歸葬祖塋無稍愆禮郝氏生子李慈撫之門以內廷儒甚倚賴焉乾隆丙午夏廷儒失事遣戍旋羈疾卒臨汾旅舍李年甫二十餘家貧無侍門無次丁李俾郝居守身跋涉奔喪變產不足攜廷儒十齡從子從一老僕走徐州謁同官告助猶不足則彳亍步行至臨汾收骨置櫝欲背負

歸會知縣聞其事深嘉歎之助以資斧輿馬得徑抵家以禮安葬前後八年登涉水陸往返不啻萬里經涉南北至六七部域部署行李艱難支絀喪葬禮節皆以娟然一少婦咄嗟辦之人以是稱其賢能李既以賢能持家政郝亦傾意下之其撫遺孤成立然張族習尙多歧李與郝謀攜其子別居僦舍俾就書塾人問何爲棲棲自苦乃爾李曰孺子須愼蒙養吾恐如素之緇於染爾

郭氏廣西宣化人黃梅汪振玉妾也振玉乾隆癸酉舉人以知縣鐫級補廣西淩雲縣丞道遠不能挈家就近納郭年甫十八筦鑰內政條理周悉踰年振玉卒旁無親屬喪殮大事皆郭主之其地風氣奸人鬻女爲官人

妾或一年或數年其父母若兄弟朝夕窺伺往往乘閒傾倒而去郭父母覷汪死誘郭挈貲行不可父母以道遠且家有大婦矜之郭曰我非以父母命事汪丞乎父母誠憐我當日何賣我遠宦今乃靳我從汪晚矣因戒閽者絕其私親毋得入日盼汪親屬不至有老蒼頭素愿朴郭使護行篋笥纖委條繫件記手自簿錄奉櫬登舟晨夕奠饌水陸頓遞歷數千里歸登堂見大婦匍匐叩頭相持哭盡哀出所簿記悉以歸公大婦謝曰吾分爾也奈何以累賢娣命家中大小皆出拜之郭由是堅閉一室以節自終

徐陳盧馬四節婦傳

汪氏輿國徐先登妻也先登父客漢上得徽州商汪女聘爲汪機警解書義歸先登而翁歿以女紅助先登養毋先登苦失業挈汪客都昌官舍爲幕客俄病且死與汪訣曰我先世七傳皆無兄弟我父又久客歿葬漢陽毋老殘喘我又無子客死於此命矣夫生不識故鄉死將何歸我聞輿國陽辛里州頭徐者巨族也汪泣諾之已而扶柩行舟汪弟自漢來省與舟子謀欲徑趨漢上爲汪謀再適計汪微知之斥責其弟歷數前後哀動鄰舟舟人亦責其弟而呵護之溯舟爲問州頭徐者汪親登陸詢訪同族鮮有知者惟一二耆年粗憶翁名指示故居及其先世墓葬汪遍拜先壠碑之求嗣子於宗人

宗人嫌其貧且年少莫肯爲繼汪至行乞養姑撫顧之者居三年姑歿汪念翁櫬未歸子身溯江流至漢陽四百餘里風濤驚險屢瀕於危往反凡三閱月覓得翁柩歸里合葬其姑州人士咸感動事聞於官官爲求同族昭穆得七歲兒爲之後母子傭筲於節孝祠督兒書字紡績自食不以累族中人兒十歲危疾汪撫兒慟曰我忍死十四年爲兒也脫兒不濟七世先魂痛其餒爾兒病竟不起汪則櫛沐密縫周身衣裙投繯榻前懸身倒頸似顧其兒兒屍亦瞠目慘顧其母一時見者至爲巷哭失聲

張氏上元人江陵候選縣丞陳楚亘妻也幼失父母不

可記憶言及未嘗不唏噓嫡毛甚相得居常言古節烈
事輒感激不自禁楚良疾篤自知不起數顧張張以死
誓楚良卒毛欲身殉張曰夫人子女尚幼未可以輕身
也賤妾無繫宜一死報主君耳絕粒數日家人力勸不
得死嫡以已生次子使撫之稱慈母張亦安之從容出
華綺以進嫡分釵釧貽嫡二女初生女殤久矣一日忽
如亡女塚哭盡哀時面東南延頸立久之無所言撫食
諸幼倍常日一夕剪所服金銀衣鈕置几上內著衰麻
外襲疏布授繯死毛悼甚詢其從婢曰哭殤女墓與之
訣也東南立望其家也服飾付夫人示終身不復有也
撫食諸幼求附窆之主塋久相依也再踰月矣數以屬我

我弗敢言於是家人相與太息毛憐其志厚葬從夫兆域春秋無廢祀焉

張四姐黃安農家女生而整潔及笄贅盧氏子於家三載盧歿四姐年二十七有遺腹子誓志堅守父母多男子力不能贍諷以再醮四姐矢曰吾非愛死爲此孤也十指猶在堪自活不以累親自是紡織纂砧刀剪緘紉無停手示不徒食兒稍長俾從諸舅耕牧教督綦嚴凡十三年兒以痘天四姐埋兒近山每晨起輒開門向山木立若癡入夜則兒鬼入夢號呼聲怛聞者酸楚凡十許日忽囑諸弟我死必營葬兒側以此報盧壻於地下篋中錢布衣物足用不以累汝曹也言訖坐逝

陳氏某縣人年十八適馬之乾甫七月夫病疫死遺腹生子黑兒黑兒患風寒陳抱兒臥牀竟日姑詈之舅曰婦新寡未知其意所安何過詈爲陳聞之疑舅姑欲奪其志輒起盥洗拜舅姑謝過自是左右服勤不懈夜則檢篋中冬夏衣改製鬼衣隨年小大凡數十襲歸家迎其母來居數日母歸告曰兒寡婦未便數往還願母自愛勿以不時見兒爲念也是夜杜門投繯死明旦家人聞黑兒啼叩門不應啟視則不可救矣面色如生尸溫七日不寒於是舅姑乃大悔恨黑兒生十年服所製衣履盡亦暴亡每夜鼓二嚴所居室聞鬼哭兒聲三年不絕遠近聞者無不慘怛初之乾之死俗例疫死不合葬

遂葬之乾別阡至是族人憐之乃以陳及其殤子改祔之乾祭而告之由是鬼不夜哭有石玖光者蓋爲之傳玖光不諳文理故刪潤其說著於篇而傳稱陳氏爲葉橋人葉橋隸何州縣故不可知而馬之乾并不知其何里玖光皆未之著甚矣文法疏也玖光亦不知何許人存之以俟知者

前志傳

夫經師有儒林之傳辭客有文苑之篇而史氏專家淵源有自分門別派抑亦古今得失之林而史傳不立專篇斯亦載筆之闕典也夫作史而不論前史之是非得失何由見其折中考定之所從昔荀卿非十二子莊周

辨關尹老聃墨翟愼到之流諸子一家之書猶皆低昂
參互衷其所以立言況史裁囊括一世前人成轍豈可
忽而置之若夫方志家言汗牛充棟其中佳製十不一
鬬由後追前難以討其底蘊其無專傳宜矣然大輅本
於椎輪藻飾起於太素則飲水思泉亦不容於覓略也
是以先考總志分別存亡證所授受略如儒林之述師
傳所謂本也府州縣志擇其爲人所稱道者條附而論
次之存千百於十一所謂支也并取足以供載筆之要
刪爲前志篇
自禹貢職方具有荆州紀載由斯以往楚書檮語見於
左氏春秋檮杌史名見於孟子楚策列於短長其所由

來久矣漢魏以降輿地圖經存於著錄往往不乏袁崧有宜都郡記盛宏之有荆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懍有荆楚歲時記習鑿齒有襄陽耆舊傳郭仲產有襄陽記鮑堅有南雍記梁元帝有丹陽尹傳江州荆南諸志鄒閎甫有楚國先賢傳余知古有渚宮遺事然其書俱百不存一間見於諸家采錄散篇斷句不可窺其全矣

湖北分省向無通志其未分省而修湖廣通志則前明有成化嘉靖萬歷三家我　朝有康熙甲子與雍正癸丑二家今明志三家訪之藏書之家已鮮存者明刑部侍郎何遷爲之序曰荆故無志志自成化甲辰始督學山陰辥公爲之云閎四紀爲嘉靖壬午中丞東湖吳公

麓而益之今復四紀矣頃歲督學內山張公率同知袁子福徵鄉士知州陳子士元復麓吳公之舊析為紀表書志傳內山擢去諸草皆散失中丞華元徐公杜史幼溪陳公相繼至乃屬督學小江吳公命學官弟子裒散失之餘而以整齊之役責於予俾撤凡而議爲會小江吳公亦擢去而鳳竹徐公以視學至郡俗予邢守竹溪袁公造予山中予弗能謝載考傳記比事聯類於義可校覩通典通考諸編庶幾近之於是闢局郡野相與載筆其間舉例陳體一準諸史前草編摩未竟者拓之逸後攙入不倫者正之并前二志蹈浮涉俚悉以義裁之然校核删潤猶未遑也名宦人物疑信種種乃招摭諸

志指次其槩請於諸公下令郡邑取徵鄉評載爲未幾
鳳竹公復擢去學官弟子不至初草格而不行者復數
年予惟茲役之罪我也於是窮晝卜夜旁究其所未備
其甚率略於野者稍稍取而文之又踰二年乃脫草而
督學西門姚公適至邵益以印可値中丞汝泉趙公柱
史念庭舒公注視文獻得志本末乃率予郡守定宇馬
公采之山中以去顧予受簡於隆慶丙寅秋脫草於壬
申冬中間學官弟子其鉛槧者僅一年餘皆獨治觀還
之自序則在嘉靖之後萬歷之前按隆慶無丙寅之年
丙寅乃嘉靖四十五年是年穆宗即位詔以明年爲隆
慶元年耳壬申之冬則隆慶七年神宗詔以明年爲萬

歷元年矣是屬稿在隆慶年也
徐學謨湖廣總志序列三十二門則星野一方輿二國
紀三藩封四田土五戶口六方產七建置八秩官九貢
賦十徭役十一兵防十二水利十三學校十四風俗十
五選舉十六大臣十七任子十八壇廟十九勝蹟二十
陵墓二十一寺觀二十二災祥二十三文獻二十四宦
蹟二十五列女二十六流寓二十七方伎二十八仙籍
二十九禨宗三十文苑三十一雜記三十二凡爲圖經
暨論各二十有三爲考者十八爲表者二十有六爲紀
者二爲大小列傳者四千四百有奇而分志之目三十
有二而志各有序有論一如目之數總爲卷九十有八

始事於萬歷甲戌冬十有一月丙子夏四月朔卒工是
壬申成稿後又越三年而加工訂正也
康熙甲子志湖廣總督徐國相湖北巡撫王新命偏沅
巡撫韓世琦監修而撰述則原任廣東提督學道陳肇
昌江西參議胡在恪四川知縣楊柱朝也首卷爲圖考
其下建置沿革二卷星野祥異附疆域形勢附山川關津橋梁附
風俗城池兵防堤防封建戶口各一卷田賦二卷物產
一卷職官二卷公署學校貢院書院附各一卷選舉武功附五
卷祠祀陵墓古蹟寺觀附帝王后妃附各一卷名宦四卷人
物五卷孝義一卷列女二卷隱逸流寓方伎仙釋各一
卷藝文御製子史騷賦雜體詩文共三十四卷雜辯一卷備遺

二卷分三十二門為八十卷云

雍正癸丑志湖廣總督邁柱湖北巡撫魏廷珍王士俊德齡湖南巡撫趙宏恩監修而撰述則孝感繡修夏力恕前宜都縣知縣柯煜也其書分三十二門 聖制一星野二祥異附 輿圖三沿革四疆域五形勢附 山川六關隘七津梁附 城池八公署附 戶口九田賦十屯田物產附 水利十一學校十二貢院書院附 軍政十三祀典十四祠廟附 世紀十五后妃公主附 藩封十六職官十七選舉十八武功附 名臣十九鄉賢二十人物二十一忠臣二十二孝子二十三義士二十四義民義僕附 列女二十五流寓二十六仙釋二十七方伎附 風俗二十八古蹟二十九寺觀附 陵墓三十藝文三

十一 雜記三十二爲一百二十卷

雍正癸丑志例云直省星野各有定分今悉照史志考正其餘諸書不敢濫引建置沿革乃全書根據舊志不無舛錯今悉以史志爲主參以文獻通考地理通音等書及府州縣志自康熙甲子年纂輯以後修濬城池建葺學校必備書水利堤防有增修有新築各處駐防兵弁有增有汰有歸併有移駐俱按現在軍制條例職官不論有無事蹟凡官楚者例得列名舊志止載監司今文自郡守以上武自參遊以上咸書名宦鄉賢舊志有因地名偶同誤入者有本非楚而强入者有時代姓名官爵俱訛者今俱訂正歷代鄉賢祀典所關據郡邑學

校印冊已經崇祀者錄出另爲一編人物志首理學次行業次文苑次隱逸間有列傳於此而名仍註彼者傳從其重名取其稱藝文於各家文字有傳本行世如鬻子離騷太極圖說等類亦止選載數篇詩集亦然

江夏縣志有郭氏一家

郭正域字美命號明農江夏人明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毅其傳詳載明史所著江夏縣志爲鄉人所共推今書失傳王一寧稱其小序必博采詳辨少或數百字多或千言王一寧續修江夏縣志自云多倣其意此亦不害爲一家之書今舊志尙存其田賦志序歷言條鞭與廢之利弊此則明代嘉靖萬歷二朝通行之功令始於

江浙而遍於天下非江夏一縣之得失也而其文滔滔
已千餘言議論亦詳明剴切不必盡爲一縣言之也此
殆有意以立言爲功者與而拘者或議其辭之溢夫一
縣之志不欲溢於一縣之外此定理也而郭氏之旨則
不可以爲非天下事難以一格拘也

蒲圻縣志有廖氏一家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父漢官南京戶部主事道南正
德辛巳進士嘉靖改元賜出身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授
翰林編修四年纂修明倫大典陞中允六年陳洪範因
命進講洪範及大學衍義充日講官七年星變日食應
詔陳言進靈雪賦申明祀典毀淫祠淫像罷姚廣孝配

享太廟又奏稽古樂屢進賦頌俱蒙嘉譽謫徽州府通判旋復原官後卒於家所著有文華大訓殿閣詞林記楚記蒲圻志元素子集廖氏蒲圻志今不傳其自爲敘例則譏貶一切頗自命作者其詞曰志之道大矣緒委六經綜流百氏羽翼帝紀權輿國志而爲法戒至章焉者也今之爲志者予竊焉僄刈公穀僭擬春秋其失也專纂組遷固祇效譏評其失也謬摭拾舊牒紛采譜乘其失也誣予小子竊有志於古也而未之能也古者聖人仰觀天度俯察地宜觀度以制厤數察宜以盡井疆是故繫之以建邦邦必有土山厚象仁川虛象智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繫之以觀土有土斯有

政發政在上承式在下發則樞機運承則神化宣是故
繫之以崇政有政斯有教敷教者師受教者士師道立
則明士才成則茂是故繫之以脩教政教設而績成聚
績惟允脩績惟熙允則邦紀肅熙則吏治康是故繫之
以稽績績著而文獻足徵徵德貴貞徵功貴永貞則行
過於言永則終乎於始是故繫之以徵獻是故志建邦
也首星野次時制次疆域次官秩則天道也志覲士也
首山支次水委次民數次物產若地道也志崇政也首
署宇次里社次橋梁次田賦遵君道也志脩教也首學
宮次書院次塾坊次壇祠闡神道也志稽績也首鎮牧
次令長次丞尉次師儒廣臣道也志徵獻也首原勳次

考履次纂繫次錄遺敦人道也六者備而志之道其庶幾矣觀廖氏篇目亦明人摩擬子書自命高古之積習如鄒氏雲夢志亦其類也然其事實猶然諸志特稍改其體貌亦無取矣然其所貶剽刈公穀則似指顏木隨志陳士元灤志以為失之於專似矣其實志乘而僭公穀解經直妄庸爾不特專也

漢陽府志有劉氏一家

劉湘煃江夏人已有傳其修漢陽府志凡五十卷分六綱以領諸目一曰天官二曰地輿三曰典禮四曰食貨五曰人物六曰藝文天文地輿皆劉氏專長故於天官一門推演北極出地及晝夜長短太陽出入時刻節氣

太陽高度列城杪忽皆具爲歷來方志所無地輿沿革
亦甚詳確餘亦無甚異於人也時乾隆丁卯主修爲知
府陶士僙
漢陽府舊志失傳蕭企昭與王亦世論修志書曰漢陽
府志始修於趙公雪航而戴龍山朱別山秦靈墟諸公
繼之至萬歷末年而止當乙酉丙戌之初悉遭兵燹企
昭所見僅秦本耳即先宗伯公所修於萬歷甲申歲者
亦祇得其序他可知矣今旣欲成全書則必續後所未
有而補前所未備二者殆難言之姑陳其概如左一曰
人物世稱江夏黃香一子瓊一孫琬貴顯於時而傳曰
香江夏安陸人也漢安陸屬江夏而漢陽本安陸地則

漢陽人物固宜首黃氏矣奈何襲江夏之名而不察其實乎一曰文苑舊志詩文頗略而失精如杜子美將適漢陽詩歐陽文忠張錫學士誌可謂膾炙人口矣而反失載所載八景十景諸篇殊不足入目閒嘗欲增刪之而未逮是在今日矣一曰分野全楚土翼軫其度甚懸若作邑志當與知星法者步求之豈可但云翼軫而已一曰宦蹟黃勉齋之理學蕭大尹之文章孫雪居之風采皆以落落數言了之頗無生色而至於蕭陽之不入寺觀徐壽輝之不入雜記荒疏脫略未能悉指此其大者皆宜補前所未備也若夫喪亂以來變更措置尤宜用心而兵賊之中節婦義僕往往多有如蔡店鄖烈婦

者從其夫避賊至死不污卒免於難義僕朱繼登之引
頸待死企昭嘗爲之作傳諸如此類知之爲難尤仁人
所當廣采而細錄之者至於稅賦一節亦應就此催爲
詢考令豪猾胥吏不得容其奸吏爲要事利且久遠也
沔陽州志有童氏一家
童承敘事詳文苑其志今不傳當時稱其得遷固法與
康海武功志王九思鄠縣志稱海內三名志其敘例云
余爲志據諸史傳及故志所載冗者汰爲鄙者黜爲略
者覈爲訛者正焉疑者傳爲其功賴諸子搜校爲多余
特類萃爾紀一表四志八傳十有一統十有八卷郡之
大事鑒戒存焉作郡紀封爵秩官人物皆爲郡邑所重

作四表凡志郡邑者民所止也故首提封位署見而制度彰矣故次創設役莫大於堤障民食仰焉故次河防河固而財用阜矣故次食貨富必有教故次秩祀校者禮所從出故次儒學有文必有武故次兵戎凡傳秩官人物敘事也良牧記惠也名將錄功也死事勸忠也名賢尊德也逸士尚志也僑寓思賢也孝義崇節也外傳補遺也觀其敘言良有意於出流俗矣紀表志傳擬史裁也然紀體尊嚴不可擬於方志方志用紀必有敷著朝廷德意者也但紀一州之事豈可僭紀又州郡之稱自唐以前迭爲沿革明以州縣並隸於府則州不可以稱郡致與諸郡無分別也如以史法繩之首篇郡紀二

字未可訓矣以江漢之水而稱河防亦名實不相符也又紀表志傳史之四體其原出於史遷紀表書傳班氏全史名書則改八書以爲十志鄭樵全書名志則改諸志爲二十略所以分綱目也今全書爲沔陽志則紀表與傳皆志也而提封創設以下八篇又名爲志與諸篇何所別與然其文筆近古敘次篇目潔而不蕪要非恒流所儗者矣承敘所著有內方集今亦欽略不全

蘄州志有顧氏盧氏二家

顧天錫子景星已有傳天錫嘗撰蘄州顧氏志百卷景星刪訂爲六十卷其云顧氏志者明其爲一家言也其敘例見白茅堂文集詳其文不爲一志之用如五行直

推劉向洪範之學而變通之自爲一書洵可謂一家言矣今取其總敘約見義例云蘄州春秋無考秦置南郡有蘄春縣歷代因革大略可考今城臨大江領縣二上接武昌下接潯皖中聯豫州其或中原有事大江不免用兵亦地勢然耶舊未有志嘉靖初蘄人渠知縣甘澤撰爲九卷尋燬於火又二十年括蒼翁學淵以貴州參議來爲僉事闢館延鄉大夫王儼郝守正等蒐輯爲十二卷俱給工印刻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蘄又燬然其書於古今十得二三逮版輿焚失老成蕩然先君子家於吳更撰蘄志一百卷起左氏春秋傳襄公二十四年壬子是爲周靈王十三年楚子伐吳爲事跡之始止崇

正十七年甲申計二千一百九十餘年賅古今之變窮
著作之林自郡縣有志以來未有如此書者卷帙繁重
慮難梓藏歲次甲辰景星讀禮之餘不揣固陋竊因成
功去其繁複補以論辨蓋其意旨皆出先君子而景星
述之首沿革兵考次江防次震鄰次戶口次貢賦次征
榷次國用次郵政次封建次職官次人物次選舉次鹽
域山川次城池廨署次民風次仰占次災異次物產次
佚事次祀典次釋老次鬼神次書籍次詩文共六十卷
其書旨遠言大義主傍通以其成一家之言也故曰顧
氏蘄州志
盧紘字元度號澹崖蘄州人順治已丑進士授新泰知

縣歷蘇松督儲參議多惠政雖簿書旁午未嘗廢學州志出其手爲諸名宿所激賞比之申叔左史晚居與同學輩以道相尙窮究源流所詣益純州志今不見葢其官蘇州時得錢氏家藏湖廣通志黃州府志蘄州郝志遂以書問蘄之父老往復商訂而成其書頗稱文博事贍惟圖繪十景徒工景物不得史要禪林道觀列於祀典稍失裁制而人物多爲之目亦似嫌於拘類云

公安縣志有袁氏一家

袁宏道已具袁氏家傳其書今不傳雷思霈序稱其務愼許可賢牧列傳不數人亦遠於後世之猥濫稱頌者矣

雲夢縣志有鄒氏一家

鄒觀光字孚如已有傳其自著雲夢志序曰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而郡邑之書所繇肇端矣劉知幾揚搉往史旁總諸家至於地理家言意甚薄之若曰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譚過其實故無取也夫自史氏職中秘而郡國之事不領於石室之藏一郡邑之書缺而一郡邑之山川文獻蔑如也地遠則信耳世遠則傳疑即欲有所採摭惡徵而信諸顧夫郡邑碁連志亦雲委其蕪鄙而無稱者不足道矣即以述作名其家者使綴今之事而强屬以古人之體譬之尸祝傳告其神情不必肖也使襲古之體而但易以一方之事譬

之臨池摹書其位置不必便也古之作者編年傳記不同體而同工語無相襲蘄自成一家言耳余臥病豐邑長吏及博士弟子員以志相屬故有志故博士弟子吳君舜臣爲之卽草創亦勸其妍媸可無論矣余稍爲論次得十篇若曰此雲夢十書耳其事則十室之邑其文則野其義則竊取焉而未之逮也世有子元知必見姍笑也夫徵古第一識今第二鑒政第三崇教第四經賦第五維俗第六綜獻第七尊綸第八載言第九陳詩第十摩倣子皆不免習氣其文亦自觔淨然其敘言今事強屬古人之體如尸祝傳告神情不肖而綜獻篇內以進士稱甲科舉人稱孝廉科貢生稱明經科雖族志無

此悞也强漢制以爲明選舉法豈非今事强屬古體之甚者乎則知之非難行之難也

湖北掌故敘例

掌故者通志諸考之核實也通志有表有傳皆用史裁諸考則史家書志之體全書既名曰志故變例稱考其所以備典實者一也志家之於典實如輿地建置賦役食貨學校水利一切關經要者文則不見辭藻之華實則不及簿書之確搢紳之士所難言也昔司馬遷撰天官河渠禮樂平準諸篇皆總撮大意掇其精英自成一家之言使善讀者可挹而致也至於簿書器數之詳不暇求備故於禮書贊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蓋指叔孫

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張蒼章程之屬掌故具存史官不可以累體要也方志爲古國史之遺薈萃一方之事以爲內史取裁其於正史蓋具體而微矣經要諸考欲其典雅可誦而識故曰志者識也文士華藻掾史案牘皆不可以爲志明矣然籩豆存於有司則後世律令會典所以守於官府亦猶尚書春秋所以經遠而周官儀禮皆爲當世章程其義不容有偏廢也一方之志既爲內史備其取裁則一方制度條規存乎官司案牘亦當別具一編以爲有司法守使之與志相輔而行則所謂志者乃不類於虛車之飾也夫同文共軌律令典例須於功令六合之內不容有殊制矣然律令典例通於

天下其大綱也守土之吏承奉而宣布之各有因地而制其宜者非經沿革之久閱習之熟討論之詳則不能以隨宜而適於用此則自爲一方故事亦即律令典例之節目也昔者馬班八書十志不及簿錄名數道固然也當時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刪輯諸司職掌自爲一代成憲與史相輔而行故使徐天麟輩從千百年後掇拾補苴以爲兩漢會要誠不免於挂一而漏萬矣自唐宋以後正史之外皆有典故會要以爲之輔故典籍至後世而益詳也方志諸家則猶合史氏文裁與官司案牘混而爲一文士欲掇菁華嫌其蕪累有司欲求故事又恐不詳陸機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惟於志

文之外別爲掌故一書則義例清而體要得矣而撰輯之事因仍則易創始爲難方志向有成書掌故舊無其籍蓋有難於爲創者爲上窺律令典例則有同中求異之難如官司職掌爲天下所通而監司承倅佐貳諸官則所司有別兵吏糧餉亦諸軍一例而本色折色以及錢銀搭放則隨處不同衙門典吏額缺定於一矣而典吏分科領事彼此各殊軍仗器械工料定於一矣而彼盈此絀之數不能盡定此同中之異不能槩求之令典也下徵諸司案牘則有逐流忘源之弊如漢口六行義倉無人不知而六行之名目檔案久無其籍又如省城育嬰堂舊仍久經停造之機坊見於育嬰堂詳案而機

坊始末無籍可稽至於案牘不全籍冊遺失一時徵索
多從闕如非惟典章紀載有所未周抑恐官司猝遇疑
難亦且無所依仿矣故創條發例纂輯成編爲此時之
要務其闕而不可知者則待後人隨時之修補也至於
時有沿革物有廢興今日所編容有日後不可用者或
仿律例故事十年一修因憑藉之有基期潤色之加美
不特方志得以澄清義例抑凡從政於斯者未始不資
爲佐理之一端矣書分六科其條目各自爲篇凡吏科
之目四戶科之目十九禮科之目十三兵科之目十二
刑科之目六工科之目十二總六十六篇

湖北學故目錄



千一吳興劉氏

雜稅

牙行上

牙行下

武昌廠及游湖關稅額

州縣落地稅

解餉水脚

錢法

採運銅鉛表

鹽法

文武養廉公費

各營兵馬糧餉表

塘汛

江防

各屬救生義渡濟渡等船

關榷

開採銅鐵礦廠

採辦硝磺

軍械工料銀兩

工料價值表

刊刷條例

湖北文徵敘例

百國春秋贊稱方志二南以降爰有風詩太師以獻民

情外史實掌國乘官分其守書別其流矣自方志家言偏於地理而撰述之業略似類書歐虞所鈔白孔所帖山川陵谷之類既已部占其區賦頌銘記之辭因而附擷其秀斯蓋取備臨文祭獺固難於絕筆書麟者也孟子曰詩亡而後春秋作王通氏曰聖人述史有三春秋與書詩也史遷發憤義或近於風人杜甫懷忠人又稱其詩史由斯而論文之與史爲淄爲澠詩之於文孰先孰後然而桃夭芣苢非不知春不若王正之凜肅也五隕六飛非不體物不若比與之纏緜也就使地理專門不盡版圖書契元和郡國而上但記山川太平寰宇而下漸詳景物於是宋人州郡方志無不采輯詩文濫觴

之弊所由來矣劉氏勰曰賈生俊發文潔而體清柳氏宗元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李氏白曰垂裳貴清眞韓氏愈曰文從字順各識職古人所謂潔也眞也清也從順而識職也言乎體要各有當也讀書如無詩讀詩如無春秋凡合之而兩傷知離之而得雙美矣

文徵甲集裒錄正史列傳論

方志擬於分國之史則人物應爲列傳之遺而郡縣之書叢脞已甚匯分品目略摘大凡至於史傳正文狀誌別集列於藝文之志以謂人物增光而於人物正條反注傳詳某卷豈惟喧賓奪主類乎鳩據鵲巢抑且詭一爲三不異驪分牛目斯則無可譏矣近志漸有變通亦

知稍異類比碎分名曰摘取略節乃類皆體非史傳文人物詳錄史傳參以狀誌諸文雖於考訂有餘亦嫌裁斷不足何則史傳日積後復追前架屋疊牀伊於何底故方志諸家例宜詳近略遠古人見於史傳不藉方志表揚假如楚國世家屈原列傳陸賈儒術季布高風載之班馬之書今日豈能損益摘撮則嫌如類纂全篇有似於傳鈔書欲成家艮難位置今於古人昭史傳者列表以著其出處去傳以見其無疑則志例既得簡明無所窒累苟有欲覽其全則文徵於焉備矣正史列傳之外狀述碑誌亦稱別傳取其篇名備參考焉

文徵乙集裒錄經濟策畫論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鄭康成以經綸爲經論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也古人未嘗有空言六藝皆先王之政教也史分言事前人既誤尚書春秋謂尚書記言春秋記事實不然書別源流後學又執編年紀傳謂紀傳法尚書編年法春秋又不然也古者文成法立豈如後世拘牽而文求適用則古今各有攸當夫臣工奏議官司條教書生揣摩於策對草野待訪於采風皆於時地相需出其經濟實事既見於設施空言亦期於後法凡崇論宏議有補當時志傳不能兼收文徵之輯何容緩與昔孔衍之漢魏尚書王通之續書皆强效古經無裨實用劉知幾欲取詔誥章疏分類入史則繁富過甚難以適從折中成法其惟呂氏文

鑑蘇氏文類體雖等於選例旨實取於史裁他若書翰序記之篇論辨考訂之作稍爲序次相附成編

文徵丙集裒合辭章詩賦論

詩之與史義合例殊而方志之猥則泛收篇什六義之風漸遠八景之詠滋多斯又志家之再變也夫傳誌爲史氏支流論撰乃子家派別前人各爲著述不以文集標名惟是銘箴頌誄之篇答問連珠之作演爲九解擬及七林乃以比興附庸混合詩文爲一古人以記事之文爲史議論之文爲子皆自成一書不以散篇稱文而入集也此自蕭統以訖姚鉉皆以選事而括辭章雖間有子史諸體終不以一而易百也今集文徵既兼子史而辭章韻體轉就分科則其勢矣惟屈

宋之賦戶誦家絃杜孟之詩山謳澤諷岱不因壘而高海不因勺而注苟非甚有切合姑從略焉

文徵丁集裒錄近人詩文論

書則言事雜編詩則風雅分體非六藝異指也抒情本性貴乎因地因時別而擇之斯爲論世關雎說周衰盛則美刺旨殊子衿言學興亡則貞淫義異貴耳而未嘗賤目以目淆耳則愚變古而未嘗薄今以古律今斯外自前明以上論定成家別擇不厭精微沙披而金自揀近代詩文一時徵輯采取不無寬假羅廣而鳥斯存矣前人論定之集詩文不籍茲選而存故必取時地有所發明近代士人所著詩文但選佳而即錄所以藉觀文風故稍寬其例凡文徵之集有四而每集又分上下上編載他

處之人爲湖北而撰者下編乃湖北人所自撰也各主之義既明而重輕之義見矣

顏氏祠扁跋

沔陽顏氏爲　復聖顏子裔唐魯公二十一世孫希仁自江西吉水縣遷於沔陽時爲宋理宗朝宦游於楚因以爲家至今幾六百年子孫繁衍人文蔚起而蓮村復聖之祠則　國朝康熙癸未顏族公建以爲初祖而宗祠亦坿其旁今顏氏子孫請題其額且坿其事於湖北文徵因以陋巷分鄰敬書於版乾隆甲寅秋九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候補國子監典籍章學誠敬識

陳紹唐登黃鶴樓詩

我欲探黃鶴登樓望漢陽神仙渺寥廓騷雅憶蒼茫滚
滚江流去悠悠海宇長憑欄思古昔沽酒對斜陽

陳紹唐秋日游子陵洞得秋字詩

先生山水友富貴薄王侯石窟埋名字清溪把釣鉤幾
回紅葉脫惟見白雲浮眺遠思高躅風清古寺秋

徵君熊志懿墓誌銘 代家大人作

君姓熊名倩字志懿先世自明之初葉由南昌徙德安
應城曾祖子耀祖金成並諸生父啟祉以完行徵鄉飲
賓生子二長即君次伸君弱冠補學官弟子父得中風
疾十載不與左右持君以飲食舒轉人稱之伸亦縣學
弟子以窶徙業爲賈君鬻已屋以資之老母安焉人稱

之嘗過武昌同行有孟如常者遺五十金舟次君得之坐需其來乃去封猶故也人稱之所善傅祥以負逋徧迫幾死君償其婦廬賵爲償人稱之雍正五年大水城中爲澤潴罷遊道釜甑人無力者不得跬步行賫君以食數月人稱之君非精腴沃也授徒以生勉爲善人皆曰其難能也君慧中工文能左右書得古人意此餘事也乾隆元年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有司慎其選縣中人舉君咸曰當遂與黃州李永芬等十八人應選由是人皆稱徵君云君生康熙壬戌卒於乾隆壬午年八十有一配李氏生康熙甲子卒於乾隆之壬申享年六十有九子四飛翥翀翔飛乾隆丙辰武舉湖南武岡

營千總翥翶翔皆縣學生孫八人四人贊序以飛仕與其偶李應封六品階以乾隆二十九年正月穀旦合葬於應城東鄉向家坡乙山辛向其明年十月其男翔持狀如左以墓門誌石請於前應城知縣會稽章鑣銘焉銘曰文而處行而卑文吾不得而見也以行爲主文吾即得而見也以行爲主惟古之人分瘞於此土世世子孫式斯堂斧

萬年茂鄉賓林耐閒傳

公姓林氏諱正紀號協五別號耐閒其先福建莆田人遷川邑之南湖垸三世祖侍御公名宦起家垂有典則以貽子孫嗣是簪纓相仍爲邑著姓數傳至翁翁生而

丰神秀濯目炯照人束髮就傅言笑舉動略不異成人長攻制舉業援筆立就輒傾其曹偶數奇以國子生屢困鎖院遂絕意進取其豪宕無聊之氣有動於中必於詩酒發之每酒半脫幘抵掌論列史事霏霏如鋸木屑或拍案高吟奮筆不休不假繩削而音韻自合坐上客多驚爲天才云翁少有至性事兩尊人能先意承順有疾則衣不解帶居喪則哀毀盡禮伯兄旣故撫諸幼姪教誨周至直如已出後年及壯俱列膠庠見之皆辟易聽命無懈里黨中有急難必引手救後雖縻多金勿惜比歲大祲多方周卹人有掉臂負之者翁殊不計以是人益重之翁家素稱禮法譜系宗約流傳已久近因世

遠戶繁一切家政稍弛咸推翁爲族長以主持之翁與諸子姪約曰如我法則可皆曰諾族舊有先祠形勢湫隘不合禮制翁擴其規模費且不貲又倣范文正遺意廣置義田倍於先世凡敬老慈幼養孤勸善諸事大弟畢舉當春秋時祭率闔族子弟飲福於祠講明孝悌禮讓勿少勿長雍雍乎動遵法度退而各修其本業故終翁之世而讞牘無聞自今州言家範者必推林氏嘗展閱其手訂家譜翁之敬祖睦族原本經術宜爲族所託賴云乾隆乙酉邑宰左公重其行上之大吏聘飲於鄉一時都人士爭先覩之爲快僉謂翁之學問行誼雖未觀光上國而式型鄉邑是亦爲政之一端也彌留時作

辭世詩一章流播士林中有惟解臭囊歸大地更遺義膽大坵墟他年得遂天台約寫就生平一卷書之何知翁襟期磊落生死關頭一心颺破此愈足見其生平矣所著有耐閒詩草遺書恆言有子德仁德義能讀父書未售孫鍾俊鍾任俱有聲膠庠則而積善衍慶是可爲翁預券者是爲傳

贊曰荆衡旁魄挺茲瓌秀誰與後來媲褒耆舊惟翁粹德彌邵以懋蔚爲國珍潛亦靈鶩講讓型仁榆枌領袖九族既睦禮先軀後世業青緗芝庭須茂披讀遺編如覿斯臭卓矣典型宛如云覯邦士式矜老成是守

湖北通志辨例

皇言紀一之一

駁議云　三朝登極　恩詔內有大行字面現在　歸
政慶典似干觸礙理合敬避況亦非本省專授　特恩
可以不必收入
今按修書非獻頌此類不勝避也假如　經筵大典首
講尙書不以帝典殂落爲諱可類推矣前因　章皇帝
朝并無　詔諭如竟以　仁皇帝詔諭冠首似有缺典
故仍舊志錄入耳今另辦矣
又云此卷遺漏甚多應查　世祖　聖祖御製集擇其
關湖北者補入其通其者不必錄
今按所指爲遺漏者不知何條此卷已較舊志稍有增

補矣

又云　世祖有訓士子臥碑文　聖祖有諭訓十六條

世宗有廣訓十六條　皇上有平定西域告成文廟

碑係頒發各省皆宜錄入

今按上條既云通其者不必錄此條又要全錄通行

訓諭似此如何適從且此等通行　訓諭須錄則　欽

頒書籍可全入矣無此修書法也

皇言紀一之二

駁議云　今上登極　恩詔應補

今按　三朝登極之詔俱因舊志恭錄於篇　今上登

極詔舊志所無尋訪未得是以尚缺今　三朝登極之

詔既欲簽去則　今上之詔縱使求得其本亦難獨載矣此等事同一例俱刪俱載尙無畫一令人如何適從
職官表
駁議云卞三元已見驛傳鹽法道此分巡道不必重見
今按舊志兩載而年代不可考矣但鹽道與武昌巡道幷合乃乾隆年間更改前此本非一官不能不重見也
封建表
駁議云表內按語宜橫寫末格今三代以上按語三十一條俱另行直書與表例不合須改
今按表目末格標引據書籍雖非古法尙是近日考訂志家嚴密之處故參用之至按語乃撰志人之文字矣

不特非表格正文亦并非引據書籍與標目名質似不相合其體與表前之序表後之論此表無論設言之也同爲一例似可仍舊貫也

又云末格引據書籍宜詳書其某紀某傳茲則或詳或不詳宜亦補

今按引書注其出處詳略各有條理凡直書某書某史而不詳篇名者即本表本傳觀者一覽而知故不必詳也其詳注某紀某傳者乃旁見別篇恐人不易尋檢故必詳篇名非或詳或不詳也

族望表

駁議云家譜不必入志聞荆州現已興訟

今按家譜入志前代名家多有如施宿會稽志有姓氏考楊循吉吳邑志有族望篇并登於　欽定四庫全書至荆州訟事去年表未具稿即聞其說不關志事且志事之可以涉訟者如學田書院官民界址隄防閘壩公私段落祠廟香火冢墓舊基奸民彫射皆可涉訟志文似難預爲删避譜學不講已久存此以備古法不可爲駭怪也

又駁敘文小史奠繫世句云所謂世繫不過詳其姓氏之由來如士會之本於御龍子山之原於掌庾耳

今按周官小史奠繫世下即繼以辨昭穆豈止詳世繫由來已也至七國時智果改姓輔氏猶請於太史氏益

可見古人譜系之學於官矣春秋外傳溯祖姓者爲范
匄今舍其祖而稱其孫士會且士范之族本於陶唐今
舍有虞之世而稱夏之御龍皆失其實又上舉春秋一
人下舉六朝一人不倫不類難以證明義例是議者未
曾見過古人之書又何辨焉

又云後代族望滋多各存家乘自有子孫世守何必悉
入志書

今按後代如漢魏六朝有郎令史掌之於內州郡中正
分別於外亦不盡爲子孫自守也正以各家之書分散
故須官爲畫一耳

又云郎如王符潛夫論氏族篇亦意在溯姓之有音必

隨其本生祖所出如五姓屬五音之類非盡族而書其名

今按此語與杜預世族譜幷舉爲緣起耳杜氏世族譜固詳其名也此等須明文義乃可言

又駁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何云書戶口紀其數非書一族之人名卿大夫自有職官表及列傳可稽

今按本文原云戶口爲民賤而略之非欲於戶口皆登名也至卿大夫自有職官表及列傳則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此乃記職官之姓名猶今之職官表也小史奠繫世辨昭穆猶今之世系表也是周制分領於兩官也歐陽唐書既有宰相表三卷又有宰相世系表上下

各五卷是歐史分表爲兩例也上考周官之法下推後
史之例官名與世系皆不能合而爲一如果可合古人
必不分而爲二也
又駁成周卿大夫所以書上賢能句云凡家譜中人豈
盡賢能者而悉登之且方志非即賢能之書
今按此處賢能言科舉名目耳非贊其賢能也議者於
本書文理尚未看明一味橫加駁詰本不足辨方志非
即賢能之書尤不可通加議者所言雖選舉表亦當删
以其非即賢能書也
又駁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等語云彼以宋代而修
唐史尚僅錄宰相世系他族不容濫登況同時不尤當

慎乎

今按同時之書正當詳於後世所修卽歐陽氏宋代而修唐史全賴唐人所修元和姓纂收錄不止於宰相也一代之史猶錄宰相使修方志必及卿大夫士矣卽議者所言正足爲方志當表族望之徵不當反以爲駁也蓋方志當詳於國史同時當詳於異代其理甚明議者自不解耳至謂同時當慎而刪其篇籍則全志所載同時人物甚多更當刪矣不知議者如何立解

又按錄宰相他族不容濫登語尤欠通按世系表鄧州韓氏門無宰相歐陽欲尊韓文公破格爲表名實不符是拘於宰相標題之過也其實清門鉅族卽無宰相就

元和姓纂而約取之當亦無多題名爲族望表可以該括是歐陽表例猶未盡善非議者所知也

又駁書歸柱下史權不散句云語郎有礙夫史官在朝所謂左史記事以成一朝之史督撫安得有史史亦何必攬權句殊駭目況明明志書非史書也又云太史陳風凡以成一朝之史

今按書歸柱下史權不散文理甚明彼殆不知作何解也督撫以至州縣所修皆　朝廷之外史也志書必上於　方略館非臣下私著之書事出官修便爲權在國家亦人所共知也督撫安得有史語實駭目書乃地方之書豈督撫之書乎以地方公事言則州縣亦備

朝廷外史以一人私事言督撫豈但不得有史又安得有志乎且史志二字但分名目無分尊卑議者看成鶻突致有此等詫論耳夫史字通於上下國史二字連文始見尊嚴他若陸賈家史見於隋書劉知幾家史見於唐志蘇米譚史錢氏孝史著於欽定四庫全書一家一人之書前人亦稱爲史因其散無紀律故欲官存其槩以是爲史權不散耳惟史字通於上下故別史雜史等名不在禁例卽志字亦通於上下陳壽國志鄭樵通志俱正史體也葉隆禮契丹國志宇文懋昭大金國志雖名爲志又豈方志所敢擬耶史志二字各有輕重措辭又與題目不同皆非議者所知至云左史記事以成

一朝之史不知出於何典左史記動先儒倘議玉藻之誤況記事明文屬右史乎陳風自是瞽師之事今以屬之太史亦不知出何典也以此二官所掌合成一朝之史尤屬剏聞

又駁德行道藝列傳無錄等語云既有德行道藝胡爲列傳無錄既無可錄沒世何稱空志姓名徒費紙墨

今按原文明白駁議自費解耳此不必辨也惟所云空志姓名徒費紙墨則凡表皆然不特此也唐宰相世系表正與此同然宋元以來考究隋唐金石文字參訂前人紀傳異同籍繫表以疏通證明之處甚多是知空志姓名爲功不小非議者所知也

又云所以　盛京通志足爲各省取法　盛京豈無族望不載家譜片言

今按　盛京通志乃　欽定之書不特爲天下法亦實可爲千古法矣議者一切未能仰窺而獨以不載族望爲可取法則天下之書不計是非但能不載族望便可取法此視　盛京通志不太易乎且　盛京在前明爲遼東邊地原無世族入我　朝爲　龍興神邑世家鉅族　特著八旗氏族通譜又　欽定滿洲源流考乃天下通志之開宗其書以部族篇冠於疆域山川之上欽定八旗通志亦有世職之表皆與　盛京通志相爲表裏　自不當重複非不載也且取法　欽定諸志正

當繹源流考之部族篇八旂通志之世職表而推廣義例以譜族望矣今反引此相難是議者目未見過　欽定諸志宜其易於言也

又駁凡例甲科幾人官階至何品級方得入志等何云當云凡有勳業著述者即書之則有實德可指若徒指甲第仕宦羅譜於表恐有貧富繼嗣訛舛亂宗訟端援引之根豈能徧召其族而詢之偏聽徒滋弊竇耳

今按此處簽指似原要作族望表而怪其不以德業為據也但歷來史例聖如夫子而不列表不肖之諸侯王無不列表者表備考證以官爵為實據也勳業自有列傳著述自有藝文從無以此為表之例至涉訟之說已

疏白於首條且科甲齒譜往往約敘宗支其子弟考試又學校知其三代與房族長所徵家譜又多由采訪教職申送故以科甲仕宦爲主根據易確凡紊亂混冒皆臨時有所爲而然也平時豫存其略於官書臨時卽難混冒似亦杜訟之一端未必啟訟向於江南直隸修志皆有此表士紳稱便亦未見有訟者是試有成效非空言也

又如議者之指以勳業著述爲實德可指科第仕宦恐有貧富繼嗣等語亦太不解事夫人不賢而濫竊賢名不通而濫竊通名往往而有從未聞有不仕而可冒已仕不第而可冒已第之名是科第仕宦較勳業著述爲

實而可據其理甚明議者乃以勳業著述爲有據而以科甲仕宦爲無據不知何所見也
又駁孔氏世系云孔子聖裔此係北楚志而非東魯志也何必載孔子世表若湖北人亦有如孔子後裔之錫爵封蔭便應詳錄何也以其有勳業著述之可指也
今按此篇駁議與前後所簽似另出一手他處所簽雖多謬悞尚能自說其意此篇指駁獨多除一味吆喝之外不特原書文義未曾明白即其自出指駁之意亦多鶻突費解如此條又似欲立族望表而改逭勳業著述矣毋論其語之翻覆無定不知意欲如何即如此條之意見以錫爵封蔭爲勳業著述亦創解也

人物表

駁議云此表錯誤重複且表式或四格三格兩格甚至無格其例不一須另辦

今按此表與通部列傳相表裏傳稾未完此表亦屬草本錯誤重沓之外且有遺漏自當逐細查明改正至表式或四格三格兩格甚至無格簽使另辦此則歷來史表之例皆然目多則增格目少則減格不自此表始也如史記三代世表一篇之中初分八格中間無格後段爲十二格秦楚月表一篇之中初分九格後段爲二十一格六國年表初爲八格末段無格此等參差不可枚舉不能起司馬遷於九原而教之使另辦也又職官選

舉諸表於年月無可考者鋪敘人名亦不列格與此處無格之處事同一例議者亦未畫一其說也
又駁議云陳友諒不必入
今按人物表著正史一統志及府州縣志所有之人備稽檢其出處耳非褒貶其行事也如有選擇去取則是列傳而非人物表矣且志傳之有褒無貶本非定例前代名志亦多褒貶並行馬氏安邱志有醜德門何氏閩書有萑葦篇郭氏廣東志有貪酷傳林氏江西志有奸究類前人不以爲非今議者但見志家鮮用此例因誤會爲褒貶並行權在國史方志之例止應錄善若有一定之式非也據事直書史志一例不得以私意爲褒貶

亦史志一例如以不善之戒疑侵斧鉞之權則善行之勸亦豈當擅華衮之賞乎然則方志所以多襃而少貶者別有在也蓋鉅奸大惡正史已詳而鄉曲猥鄙之流則又不足以汙簡策所謂惡必大而始懲善雖小而必錄斯方志之詳於史體然爾並非人有不善便須諱沒其名此與復祀之篇辨正其朋黨之失而仍著其傳不必諱復祀之名可互證也

輿地考

駁議云山川遺漏甚多須另辦未可以具詳府州縣志此竟槩從其略也後古蹟陵墓同又舊志山川內所有引據論說亦宜節錄以備參考

今按一書體製似須貫徹前後此志詳人所略而略人所詳均有必不得已之故見於敘文與凡例矣舊志裝六十冊而山川陵墓古蹟等項先已盈尺府州縣志所已詳者一槩垂牘嘗於通志總攬大勢之義未合前作府縣者敘云合州縣而成府府志必有府志之義非僅集州縣志而已也合諸府而成統部通志必有通志之義非僅集諸府志而已也此序實可該括通部諸門凡例即取譬於時文如作在明明德三句題文其勢自不能集三篇單句題文合爲一藝即小可以喻大也且如田賦用司總冊不能備載府縣賦役全書職官止及道府參游以上不能備載州縣佐雜守備千把山川等項

亦猶是也今諸門俱別經鎔鍊此獨仝集府州縣志實
不相稱如改別門亦照此例則全書皆須另造不獨此
一門也且沿革圖考等項細加考訂實校舊志加倍詳
明已是詳人所略能爲其難矣山川無所改易只須照
舊一謄於事甚易豈轉憚於改作惟全書體例所關實
有不得不然之故也
又云山川一門但於舊志內隨意鈔錄甚屬寥寥
今按山川考內所錄著其關於經緯形勢非隨意鈔錄
也議者惟知隨意指駁耳
又云省志原宜簡括然不可太略今并舊志所已載之
山川悉行刪去令閱者茫無依據必須翻閱府州縣志

則省志轉成無用之書也

今按山川删其連篇累卷之無用空名所以爲簡括也取其經緯形勢非太略也舊志已載之山川正嫌其但知直鈔府州縣志耳舊志與府州縣志但載山川名目篇幅十倍增多而通省經緯形勢茫不可考今志篇幅減省無數而指畫通省形勢一目了然其閒孰得孰失人皆可知議者乃云省志轉成無用之書是議者未達書之有體要也且議者旣知省志之宜簡括又欲盡載舊志盈尺之書且增引據論說不知議者別有如何簡括之良法也

金石考

駁議云金石一門近人不講凡有關考據者節錄數語以見金石之不可沒也

今按專門考訂之書與史志著錄之體不同班固藝文不載劉向敘錄即此意也近來金石專門之書已夥惟方志著錄不過數家耳通志體宜簡括注其年月官銜名姓即爲考據之甚逸者注其出處存者注其坐落則根柢已清如有關考據則須錄全文牽連所及文字遂繁可施於州縣之志不可行於通志也即如藝文非不知著錄部次可仿陳直齋晁公武諸家增附題跋亦以體製宜於州縣而不便於通志耳然畢竟一方之書不比全史故較鄭樵之藝文金石二略已加詳矣

又議者謂金石一門近人不講近人金石之書層見疊出正病其趨風氣而好爲瑣繁不能折詳略之中耳然往編不乏賓勝前人豈可因斯志偶撰有金石考遂誣近人爲不講耶至云有關考據節錄數語則不知時隔今古無有不關考據者其勢必錄全文無所謂節錄也蓋有專指之考據可用別擇無專指之考據雖至官府簿書市井券記凡片言隻字當其牽連所及亦在必需不能悉數而賅存者勢也故言考證必有道也議者於山川考中不知重在經緯形勢而欲盡錄舊志所有且欲併錄引據論說同爲似是而實非也

政略

駁議政以人傳非空名也政下擬增績字
今按政略即他志之名宦傳也因名宦與人物同名爲傳嫌無賓主之別且此係政事爲主不顧其人生平體與人物列傳本殊故改其名曰略而政之著者又不一端故分經濟循良捍禦師儒爲四篇是略之爲言乃書之一體與紀表圖考傳等五類相似恐略字之義欠明不得已而加一政字政略二字原是空名其經濟循良等略方是分別標目猶列傳字亦是空名至張甲李乙等傳方是分別標目等耳又鄉賢載人行事事以人傳故須題名名宦止載政績乃人以政傳不得謂政以人傳也且凡史志諸書分體有以一字名者紀表志傳譜

略圖考之類是也有以二字名者本紀年表世家列傳之類是也此外實無以三字定一體者如又增一績字於名未稱於實亦與下分經濟循良等目相重複矣

駁議云查對舊志刪去甚多內多有大功德於斯地者當年表表身後未得留名亦大慨事今照舊志另單開列以備查補

今按政略多本舊志舊志此門殘缺自當再覓足本查補然此略之例以政爲主前人官於楚者苟無在楚之政雖諸葛闗張亦止著名於表而不入略舊志與府州縣志虛稱名宦而無實事可紀者亦止列表而不入略不能如舊志之但見名人卽便編錄葢意欲名稱其實

也

駁議云查舊志標題以名宦統之總部之後分列府分以備查閱自是志書常例玆分政畧四門格局一新但要查一人須先將其人事實詳細按定知係那一門然後向那一門查檢所苦者緣本末知事實故向集中查閱耳現已成書難於更改須於各門先將各姓名編一目錄在前庶查檢者隨手可得

今按世間所行省府州縣名宦鄉賢之入志者從無目錄今之列傳因倣史例分人專著大篇則篇以人名而於標題所不能該者著名於目已較他志爲詳理勢然也政畧以政爲主非人爲主也既分政之名目又加人

名目錄昔人譏范蔚宗之細字卷中子註標外實屬瑣碎雜行且議者慮分類爲篇不知其人事實故欲別爲目錄不知政略止分四門倘恐不知事實而難以尋求則世間所爲人物諸志分門多者往往至十餘門並無別著目錄之例而閱之者亦不聞苦其未知事實而難尋也豈分類多者不聞難尋而分類少者乃苦難尋乎然則政略四篇自可無事於苛求矣

駁議云四門中除師儒一門專錄學政教職外其三門中分別未清或有宜入循良卻列在經濟者或有宜入捍禦卻列在循良者諸如此類錯雜甚多甚至一人一事經濟門已見循良門又見或經濟門已見捍禦門又

見皆由門類未能畫然故有重複之弊緣大局已成難於重辦只將重複者粘簽其上以便刪減
今按政略全以政事爲主義例已見於篇序矣議者總執以人爲主之見故看成鶻突耳夫經濟者興革利弊有造於一方也循良者潔已愛民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也捍禦必有武功師儒出於文學門類本自劃然議者自不察也至人名重出則一人兼有數端各以其類載之但看人名同而所載之事不同則曉然矣而議者又不及察也且如史記孔門列傳有子貢矣而貨殖亦有子貢之名漢書董仲舒夏侯勝王吉韋賢諸人俱別有傳而儒林又有董夏王韋之事葢古人自有義類不妨

於互出也議者如見史漢必謂門類未能劃然故有重複之弊矣

又按重出互見雖古人所有今恐閱者未能爽目已擇其所重者而改歸畫一矣但非如議者之所云直似無故而重複耳

明人列傳

駁議云諸卷內所稱懷宗俱應改崇禎以懷宗為宏光所上廟號今明史稱莊烈帝

今按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承　制加思陵尊謚為懷宗端皇帝後改為莊烈閔皇帝耳舊志原稱懷宗今從後謚改正偶未畫一查正畫一可耳非參用宏光謚號也懷宗乃　本朝初加之號非宏光所

加宏光所加乃思宗烈皇帝尋又改謚毅宗並非懷宗

煌煌 國朝典制豈可昧其始末輕加駁議

傳王裴孫諸傳

駁議云何此卷有目而他卷無目耶

今按看書須徹前後乃知全部體例此書列傳標目有以義例名篇者序傳與前志傳是也有以品類名篇者理學文苑等傳是也有以紀事名篇者嘉定蘄難明末寇難等傳是也有以世族名篇者黃安吳氏黃岡陳氏等傳是也有直以人名篇者瞿九思郝敬李時珍尹賓商等傳是也有數姓名篇者三耿二顧等傳是也有累姓名篇者顧李姚張等傳是也有舉少該多以名篇者

傳王裴孫諸傳是也義例名篇本於史漢自序品類名篇本於儒林循吏紀事名篇本於龜策貨殖世族名篇本於南史王謝北史崔盧以人名篇本於伯夷數姓名篇本於兩龔二王累姓名篇本於管晏舉少該多以名篇本於孟荀舉二人以包三騶諸子篇題雖然雜出惟用所宜於古必有所受從無苟且他卷無目者題義足以包篇無所用于目也此卷有目則舉少該多不能不取多者分別注明書目內凡似此者皆另有子目亦不止此一卷也議者既不察於前人體裁又不通看本書凡例信手指駁忽可忽否全無定準大率如此

復社名士傳

駁議云明末東林士習屢奉　嚴諭豈宜再列復社名士傳擬刪

今案復社名士之篇記當日風氣以著戒實非表揚其人前序後論反復申明且於復社傳後緊接寇難之篇明寓門戸以啟干戈略見微意即紬繹　列聖訓諭亦祇明指以示戒非欲諱沒其事也明之楚黨與於齊浙之鬨乃湖北一大公案豈可略過即奸臣亂賊史亦有傳但有斷勘無隱諱也且復社自是勝國弊習并非干犯我　朝今無故取勝國之弊政而諱之後人必疑於我　朝有所忌諱是以臣下至於不敢稱舉其名豈於事理得其當乎尤可異者通部書中有引復社名姓錄

之書爲考證處皆簽摘云須諱則幾於自造律例矣夫陳鼎東林列傳錄入　欽定四庫全書王紹徽東林點將錄及東林籍貫等書皆著四庫之錄　朝廷方且有取其書通志著爲厲禁何所受耶必欲刪去此卷則楚中大事既爲缺略而其中人物亦多難於歸著他若考訂之文所引復社書名尤難曲爲無故之避忌也

平夏逆傳

駁議云平夏逆傳李國俊後案語可刪

今按此傳中夾入議論非所謂按語也情事酌於當然文氣亦出於自然宜若可以無罪凡傳志之類是非不謬於聖人忌諱不干於　功令斯其道矣至於敘述有

所輕重辭氣有所抑揚本無一定科律皆聽作者自爲難以拘定羅願所謂儒者之書不同鈔取記簿正謂此等處也

列女劉鉞妻顧氏傳

天錫服斬衰三年

駁議云天錫氏幼弟也雖有撫育恩萬無斬衰之制恐誤

今按白茅堂文集本文如此非誤也顧氏經術名家動循禮法按本傳天錫方娠母欲不舉姊以錫襖密屬乳醫曲折全之此事無關貞節故志文刪去蘄州城陷姊挺身語賊請代弟死始得保全至天錫自幼以長受其教養又其次

也似此恩義兼隆情同母子故用禮以義起斬衰三年此雖近於賢智之過然漢陳重爲會稽太守以姊憂去官則古人所爲未可悉以後世偷薄之習輕議之也

掌故錄

駁議云掌故一門多各省通行之事亦甚零星瑣碎今擬掌故自爲一書不得云掌故一門也掌故即幕客相傳省例之類擴而充之乃一切辦事之章程也取其切實有用不爲文飾之具故不憚零星瑣碎惟其零星瑣碎故無一語不切定湖北而不可移於各省也其閒亦有各省通行之事如官司職掌科場儀注之類不過十之一二不可云多且雖屬通行之事畢竟有切合本

地而不切各省之處故不可删也一省之事不可通於各省猶一朝之掌故不可通於歷朝同一理也一省不能無各省通行之事而但取有合本省不能不載猶一朝掌故不能無歷朝通行之事而但取有合本朝不能不載理甚明也且各省通行與零星瑣碎矛盾之說也既爲各省通行必不能零星瑣碎既已零星瑣碎則必不可各省通行今合以爲譏明者不待辨也

昔者桐城方敏恪總督畿輔盡常留意經濟聚集名流能識敦樸有用之才故其刊行之書則有賑紀養局案記義倉圖記五道成規其成書而未及刊者則有營田事宜捕蝗事宜差局章程其撰而未及成者則有水利

之書城工之記至今歷任賫其遺編殆於蕭規曹畫其書皆不避零星瑣碎賈誼有言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先儒以謂此言深於周官之學乃知章程繁委前人所貴重也

又云書吏事宜採買腳價銀兩一一詳注細數恐開奸猾舞弊之端亟宜裁酌

今按周官府史賈奚之賤無不分其職任今吏部文選司都吏科於各部院衙門書吏分司職事並有簿籍正所以杜弊也採買腳價銀兩細數乃出部例如有增減沿革必奉部文非據掌故可以作弊且掌故刊行衆目昭著所刊年月又一望而知如後人隨時修改固佳即

後人不能修改遇有沿革變例某年之例在掌故前某年之例在掌故後自有明證亦不能據舊籍而作弊也今六部條例須十年一修十年之中改易舊例已奉明文雖前例已刊後例未出人亦不能作弊正相同也又掌故集案牘而成掌故刊行而猶恐滋弊則案牘在檔而未刊滋弊當更甚矣豈能廢案牘乎若如識者所言則修書者遇經世典要但當模棱詭混乃爲防奸猾耶噫

戸科掌故賦役表

駁議云戸科賦役表空格甚多其應補者須查

今按掌故諸門諸司案檔原有不齊空格待補事出無

可如何非疏漏也至賦役表乃據部頒賦役全書核算列表以八十鉅冊之全書約略而爲二卷之表條貫井然不雜不漏則立例之簡而該也其中空格乃該處本無之款並非空格須塡補也且表體取其經緯整齊惟其各款多少有無不能一律故須立表亦惟其有多少有無之不一致故有空格以缺其所無倘全無空格則同於滿板文字不須表矣

工科掌故工料價値表

駁議云各項顏料俱係每斤豈金箔亦以斤計但各縣分列價銀或一錢一二分一錢八九分不等未知多少張數有此價銀應注明

今按部頒則例明著見方一寸自然非斤計矣本書末注多少張數則不可妄加張數也其與時價合否則非修書者所知也

文徵甲集諸史列傳

本局原簽云王以旂乃江寧人此係謄書誤入應刪又簽云按湖北長樂縣乃雍正十三年始設明史謝杰傳所稱長樂乃福建長樂縣也應刪勘書者將原簽揭去今紅紙原痕尚在冊中

駁議改云王以旂係江寧人傳中事又與湖北無涉此傳應刪雍正十三年始設湖北長樂縣明代尚未有也明史謝杰傳中是福建長樂縣此傳應刪

今按文徵叢談二書原經簽聲說尚未排定之稿本可毋
庸簽勘故無益之簽至累百千皆徒勞也至王以旂謝
杰二傳乃局中先已自行勘出留加紅簽聲說於上局
中現有底稿可查今將原本紅簽揭去襲用原文改易
字句冒爲駁正之簽用心可爲苦矣蓋此外尚多錯誤
局中先未加簽聲說者（今已自行對清補正）駁簽實不能有一條
指正不得不借此二條以見其功其苦情亦可憫也
駁議云列傳後載列女當另行標列女傳三字
今按傳分題目乃史志原書體例文徵原係選集文辭
甲集之上裒錄正史列傳亦止采傳文入編一如選文
之例與自著一史區分別傳之例迥異也其所采如出

諸史儒林文苑忠義等傳者旣未可仍列儒林文苑諸名則宋自列女傳者如何忽加列女字乎

甲集上編通體皆宋史傳自王公將相以至方技列女皆史傳也其體例毫無分別標題亦皆一例觀者一望可知今議者云列傳後載列女一似列女並不在傳內者是看書不知例也大約分看此門之人文理尤爲荒昧故所議較他處更多鶻突費解

甲集下

駁議云體例不符題目某人傳上當照甲集上卷著何代何書餘俱倣此

今按甲集之上乃輯歷代正史列傳所謂史記某甲傳

漢書某甲傳即題目也非著何代何書也甲集之下乃
輯家傳墓誌行狀之類所謂某甲撰某甲傳某乙撰某
乙傳亦題目也體例本自劃然不亂此亦從來選輯文
辭之一定例也惟諸史自有前後可以不注朝代下集
諸文不比諸史故著其朝代義例已自明白今必如籤
指注其何書則實不比諸史之皆有成書也蓋此等傳
狀銘誌或出前人文集著其出於何書雖與選文之例
不符尙有集名可稽其閒則有舊志采錄不知出何書
者又有本人子孫或采訪之人據其聞見行傳狀錄送志
局本來並無其書者即推至於乙集奏劄文移之類豈
有何書可指丙丁諸集一賦之工一詩之儁有取即錄

豈能一一有其書名倘或著或不著則體例眞不符矣
議者往往不顧前後輕肆譏彈大率類此

文徵乙集經濟策畫卷上

駁議云黃鶴樓記峴山亭記諸篇何關經濟當移入丙
集辭章內

今按校讐宜先看序例則知編纂之意總揭題目字句
無多勢自不能包括凡例若拘泥字面隨意指駁相去
遠矣乙集首篇序例申明經濟策畫之用其下接云他
若書翰序記之篇論辨考訂之作稍爲次第相附成編
明言序記書翰不盡關經濟而附於後矣蓋分集不宜
瑣碎其篇次無多往往依類附錄大體然也加移入丙

集則丙丁二集所收詩賦辭章皆有韻之文與序記體
如何相入議者但欲與本書立異而不顧情理之安也

文徵乙集

駁議云陸游入蜀記人地俱無關於湖北宜刪

今按其文敘歐陽文忠游彝陵即今歸州境也議者全
然不顧文理任意指駁此類甚多難盡舉也

叢談

李戴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性迂
緩不食豬肉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毆李怒令急
於廚中取餅及豬肉令毆者對啖之復戒曰如敢再犯
必於豬肉中加之以酥先是戴仁娶閻氏年甚少與之

異室約日有與則見一夕妻叩戶戴仁取百忌厤看之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可行事謝到而已闖然去北夢瑣言

駁議云語涉褻謔可刪

今按此等不過形容性情迂闊耳叢談小說之類此種皆無所忌不比近思傳習諸錄必當律以程朱法度者也雖刪之未為不可但以為語涉褻謔必當刪去則此不過形容迂闊人瑣事向在所刪他處有涉采蘭贈芍故事其褻殆甚於此然取國風不擇貞淫之故而輯錄之如推此例則應刪者多矣

白茅堂集李新傳載張獻忠陷蘄新罵賊不屈獻忠殺其全家歎為好漢命榛諸戶卽大書驛壁曰山前山後

皆出松地平平地折成陰　桃李笑柳柳比松千年萬古
選是松關西張秉吾題弔李新顯縣星集
駁議云不成詩且出流賊之口可刪
今按此非選詩評優劣也正以不成詩而錄爲話柄耳
唐人說部載安祿山櫻桃詩正與此相類且如唐人載
櫻桃詩不過取作話柄猶流傳至今此詩酷類櫻桃之
句而又見忠義如李新雖流賊之殘忍猶知歎羨則關
係較櫻桃之詩爲倍重也看書至此等處眼界宜寬不
可用選詩手眼也
崇禎十六年九月鳳督馬士英奏解士堡鄉勇劉鞭子
擒獲李闖所選赴任僞官八人士英特留活口解京獻

俘帝欲親訊賊中情事於中左門臨御讞決先問何府縣人民對以湖廣荆州府人居多帝曰荆州不破何皆從賊內萬姓抗聲上言曰荆州城舊年十二月陷今皆爲賊巢帝驚訝急問曰惠王安在復應曰先已走出今不知何往帝大駭頓足掩淚哭失聲推翻案棹而進竟忘爲獻俘事矣行刑各執事以不得旨而散賊官八人仍繫獄後警報日甚大司寇不復題明年三月十九日城破獄釋八賊官去見李闖訴言前因自成曰崇禎爾等之大恩人也今梓宮在東牆快去哭臨復令官押赴有不拜哭者噅咐殺之內有一辛酉舉人姓鄧哭之極哀賞焉

說鈴 談往

駁議崇禎十六年一條可删

今按此條頗有關繫不知議者何故欲删

又云通部之體例不畫一字句多誤遺悉有粘簽兹不毛舉

今按原書自簽云此係彙齊材料約略分類尚待編排則是草稿未定本也於未定之草稿而銖銖較量本屬好爲其勞然即其所校覲之則謬誤太甚之處仍不見清楚校出而特加申説之三簽則無義例可通今亦約略辨正如右餘駁非所駁之處甚多亦實不暇毛舉也

章氏遺書卷二十七終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